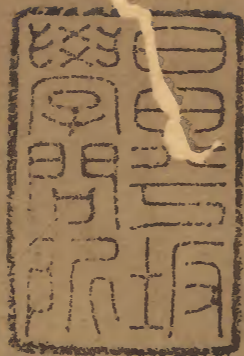


江府志

五十二之五



| | | | |
|-----|---|---|---|
| 漢書門 | | | |
| 二 | 九 | 二 | 二 |
| 四 | 一 | 五 | 三 |
| 冊 | 架 | 函 | 號 |
| 類 | | |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元 | 三 | 漢 | |
| 兩 | 五 | 書 | |
| 七 | 四 | 冊 | |
| 架 | 號 | 類 |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2353 |
| 冊數 | 24 (24) |
| 函號 | 292 17 |

廿四



松江府志卷之五十二

遺事上

淺草文庫

藏書印

志之有遺事也不可類從而又不可佚也然顧文僖之

例曰廣見聞示勸懲則亦弗容濫矣今惟邦之典故鄉

之盛事時變興革嘉言懿行及夫神異之有徵者附載

于篇間有前志所傳而弗錄者近乎稗也

吳陸績為鬱林太守罷政歸從者白裝輕不能道海命取
道旁石載之至吳棄於婁門後人號曰廉石

孫權嘉陸遜功德欲殊顯之雖為上將軍列侯猶欲令歷

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別駕從事舉茂才黃武

七年曹休舉衆入皖權假遜黃鉞爲大都督親執鞭以見之陸機爲遜銘曰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

陸抗與羊祜對境使命常通抗疾求藥于祜祜與以成藥抗卽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吳主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况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于祜無傷也

劉孝標世說注云華亭由拳縣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吳

平後陸機兄弟共遊于此按陸遜先封華亭侯亭名當在漢以前或云以陸氏亭臺華麗得名非也

吳中五六月間海雨旣過必有大風連數日土人謂之船艣風云是船商請於海神得之凡船遇此風日行數百里雖猛而不爲害四明錢塘南商至夏中畢集者此風致之也府境嘗七月大風甚于船艣野人駭異皆傳以爲孟婆怒聞者笑之按北齊李騫駮聘陳問陸士秀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云山海經帝之二女游于江此孟婆也以帝女故云孟婆猶郊祀志以地神爲泰媪則此語雖出鄙俚其傳之有自矣

松江出海東五六日程小島之前濶百餘里四面海水枯
濁此水獨清無風而浪高數丈船不敢近潮水漫沒其上
不見此浪船始得過夜望見水上紅光如日上與天連相
傳龍王宅其下

吳黃龍中海鹽柘湖有陸東美與妻朱氏相重篤伉儷之
恩時人號爲比肩人夫婦云後妻卒東美不食死家人哀
之乃合葬未一歲冢上生雙梓樹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
一樹每有雙鴻常宿于上孫權聞之嗟嘆封其里曰比肩
墓又曰雙梓後其子弘與妻張亦相愛慕吳人又呼爲小
比肩

宣和書譜云陸士衡以文章得名故雖能章草以才長見
掩御府所藏有章草平復帖行書望相帖

吳時有瑞星見陸玩手書表賀略曰德合神明嘉瑞屢臻
曾天率土莫不同慶書譜謂其雅重之氣發于筆端而有
典則足以昭示于世也

陸雲常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
火光于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
子詞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
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卻尋昨宿處乃王弼冢雲自此談老
殊進

宋元嘉十七年劉斌爲吳郡婁縣有一女子忽夜乘風雨恍惚至郡城內自覺去家炊頃衣不沾濡曉在門上求通言我天使也府君宜起迎我當大富貴不爾必有凶禍問所以來亦不自知也謂是狂人以付獄後二十日斌誅陸南金治鄞築隄爲湖宋知州李彝庚葺爲六梁四牐治平中立祠湖上之青山賜號嘉澤廟追封南金爲孚佑侯彝庚爲惠應侯

唐貞元中陸贄知貢舉試明水賦御溝柳詩得韓愈歐陽詹賈稜陳羽等同榜皆天下偉傑之士號龍虎榜

陸宣公不以字學名按王秋澗集云唐人草北山移文垂

拱二年爲貞元甲戌陸贄觀數字筆法似孫過庭

雲間通志載秦系呈韋使君詩云久臥雲間已息機青袍忽着狎鷗飛詩興到來無一事郡中今有謝元暉韋答詩云知掩山扉三十秋魚須翠碧弄牀頭莫道謝公方在郡五言今日爲君休系隱居四明後流寓吳中自稱東海釣客

長慶中有青龍僧善知人之術鄭朗特謁了不與語及放榜朗首登第焉累日重試朗果落後謁僧詰之僧曰前時以君無名若中第却不嘉自此位極人臣其後鄭果歷台

鉉

宋咸平初四月趙屯漁婦李氏張魯河上得一白龜如錢其色玉瑩電眸朱尾宮畫燦然放于河中夜岸有火熒熒往視之龜在焉近村王道榮乃獻于縣令李維維上之郡時陳省華守郡異之卽具表以聞張君房曰按瑞應圖千歲龜巢蓮葉上其出也其將以應千歲之運乎且白西方色也龜歸也豈西裔懷歸乎明年朔方叛帥李繼遷來貢馬其秋試進士以白龜詩爲題

宋楊修郎中天聖中爲長溪令忽夢作詩曰月俸蚨錢數甚微不知從宦幾時歸東吳一片輕波在欲問何人買釣磯意甚異之明道初爲華亭令丁內艱遂家吳中樂其土風安之因悟夢中語嘗效白樂天作我愛姑蘇好十章又作姑蘇百題詩行于世

毛滂字澤民江山人政和間守秀州郡風雅和惠吏民懷之有松江雜咏及金山寒穴泉銘按墨莊漫錄云華亭縣有寒穴泉與無錫惠山泉味相同並嘗之不覺有異

謝諤字昌國新喻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知袁州分宜縣丁憂服闋除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尋擢監察御史奏減袁州分宜及秀州華亭月椿錢

鄭聞游學華亭與錢良臣同舍紹興間魁南省後與錢並參大政嘗題名于學之達材齋後人以碧紗籠之爲一時

盛事

吳潛父爲下沙鹽場官潛侍父讀書于此旣而魁多士爲開慶名相後人卽其地立義塾云

普照寺有北方天王祠宋時雷震祠柱倒書曰高洞楊雅一十六人火令章凡十一字內令章兩字特奇勁似唐人書

宋時華亭陳生者爲錄事冒賄稔惡常帶一便袋每事卽納其中旣死夢其家人曰我在湖州歇山寺爲犬家人驚慘詣寺問之犬聞家人至急避于僧寮榻下意若羞赧家人去僧呼犬語曰陳大錄爾家人去矣卽搖尾而出犬腹

下垂一物若便袋狀有皮帶周匝

劉壁知華亭日有鸛集堂前悲鳴類有所訴者劉顧而言曰豈非爲人毀汝巢或取汝子乎鸛俯首而聽立遣左右物色之鸛隨以往至普照寺鳴吻聲愈切乃惡少年挾彈斃其雛而鸛悲謀不已寺僮厭其喧聒遂併巢毀之左右還鸛亦隨至劉曰我知之矣便當爲汝追治亦不動少頃捕少年及僮到庭下各杖之然後振翼飛鳴而去

盛肇居青龍勝果寺好噉牛肉與陳氏子友善陳遣僕約旦日會食視其簡乃勻碧牋一幅內大書曰萬物皆心化惟牛最苦辛君看橫死者盡是食牛人肇驚顧呼其僕已

不見旦而詢諸陳氏亦未嘗遣也肇自此不食牛
胥浦鄉周氏有女名喜姑嘗救活二雛燕于蛇螫明年女
卒春燕來周章哀鳴如欲致報家人告以墓所在燕即飛
往死于墓前時惟正禪師寓普照爲作雙燕碑留寺中
衛仲達字達可華亭人爲館職時因病夢入冥府立庭下
伺命有四人坐其上西向少年者呼朱衣吏捧牙盤而上
中置紅黑牌二紅者以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少年指
黑字牌吏持以去卽有數人捧簿書出盈庭一秤橫前吏
舉簿置東杵重壓至地地爲動衛立不能安須臾更指金
字牌忽西北隅微明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四

人皆起立道士至居中而坐望玉盤中文書僅如箸大吏
持下寘西杵杵亦壓地而東杵高舉向空大風歙起捲其
紙蔽天如鳥鳶亂飛無一存焉四人起相賀命席延衛坐
衛拱手曰仲達年未四十平生不敢爲過惡何錄簿書充
塞如此少年曰心善者惡輕心惡者惡重舉念不正此卽
書之何必真犯然已灰滅無餘矣衛謝曰是則然矣敢問
善狀何事也少年曰朝廷興工修三山石橋君曾上書諫
此乃奏藁也衛曰雖曾上疏朝廷不從何益于事曰事之
在君者盡矣君言得用豈止活數萬人命君當位極人臣
奈惡簿頗多猶不失八座勉之遂遣人導歸衛後至吏部

尚書

宋賈宣伯有神藥嘗過松江得巨魚置罟中因投小刀圭藥魚引吸卽死取視得八足若爪利焉後吳江有怪土人謂蛇爲孽宣伯以數刀圭投潭中明日老蛇死浮于水而水蟲莫知其數其藥云受之閣皂山王天師止熬黃檗水以熱酒沃之別無他物豈仙方邪

丘機山宋季元初以滑稽聞于時遨游湖海間嘗至福州譏其秀才不識字衆怒構思一對難之欲其屈服對云五行金木水火土丘應聲云四位公侯伯子男其才敏捷類此

薛冷雲居福泉時畜犬名託寬每出必隨行後冷雲墮水死犬歸銜其徒衣裾前導至其地亦自沉死里人至今稱之

宋季年羣無賴子相聚乘舟掠海上朱清張瑄最爲雄長陰部伍之清常傭楊氏夜殺楊盜妻子貨財去捕急輒引舟東行稍緩則復來凡十五六往返因熟識海道會廷議招懷二人以吏部左選七資最下一等授之江南旣下降于元授金符千戶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後歲運至三百萬石父子致位權要弟姪甥壻左右僕從皆佩虎符爲萬戶千戶田園地宅遍吳下巨艘大舶帆交番島中大德七

年爲吳也先構言遂父子同戮初瑄行劫事敗被獲時洪起畏爲浙西提刑夜夢錄囚十八人中一人化爲虎明見所解賊徒數與夢合而瑄在其中貌特異洪貸其死未幾宋亡而瑄貴顯事洪終身瑄目不識丁書押文卷但攢三指濡墨印紙上狀如品字雖巧於作僞者效之不能兩人皆豪橫而瑄尤甚於清有拂其意則縛而投諸海積惡滅身固其宜也

青村陶應炎治生大穰因欲求一官適闕下計會近臣引見世祖命脫帽相之但曰江南富人也賜馬湏三金鍾而已近臣爲之請帝曰議官之未幾帝崩大德初始授徽之

休寧權茶提舉卜日上官僚吏率音樂欵門迎導至則死矣同邑有曹元珍者由鹽司佐史注縣吏時吏祿以賄干縣尹郭也先不花知元珍久不得賦祿遂首拔之元珍喜告祠堂然後出趨事忽中風墜地不能起起而郭去官終其身不得升斗祿是皆可以爲不知命而妄求者戒

黃土橋甲姓周保號中正宋敷文閣學士兼潼川等處安撫制置使尹之後也年三十餘未有子保性虔恭樂施夜夢神人授十八味藥方旣寤知卽五積散曰是委予施濟人也遂造酒三十石漬藥以施人雖異疾無弗愈者酒盡因繼以藥俾如方湛酒服或施盡無以繼乃爲約朔望日

來如約而至者亡慮千萬人十五年保育五男七女身彌
康強咸以爲誠感獲報云

元翰林學士高公智耀嘗奏崇學校正儒者戶籍免徭役
後學宮皆像而祠之知府張之翰常爲之贊

國朝儒者自戊戌選試後

數十年間前輩少而後學多所在不務存恤往往混爲編
氓至于奉一札十行之書崇學校獎秀藝正戶籍免徭役
亦學士高公奏陳之力也聞者孰不起敬至元癸巳之翰
由翰林知松江見公遺像于廟學之西南隅時木版零落
丹青黯淡殆不可復識乃命工繪而新之俾學者知公之
有力于吾儒者若此歲時香火其可闕乎公河西人諱智
耀官至翰林學士奉議大夫歟歷中外蓋善政非一姑書
大者爲之贊曰公生西夏遭際聖元力扶吾道名動中原
致位內相垂裕後昆德日益彰身日益尊畫像雲間
在泮之坤香火勿墜埃塵莫昏百千年兮不亡者存

張之翰典郡日門揭春帖云雲間太守過三載天下元貞

第二年是歲之翰卒泰定改元府治春帖云宮清瑩徹三
江水民樂和薰兩縣春或云如何不見府明年詔罷府立
庸田司之翰又有鏡燈詩云一池鉛水藏真火半夜金星
犯太陰膾炙人口時呼爲張鏡燈

大德間知府捏只回回人也秩垂滿治第府之永安橋將
定居焉鑿地得古石刻云此地二百年後某人居宋末長
興人夏杞養金氏子爲子名世昌攜家華亭爲典押元初
一再遷爲華亭尹稅第與世昌居寢梁纏錦破上有金填
三大字曰金世昌人生萬事信前定也

亭場斥鹵之地海潮漸漬水泉鹹苦元至正中兩浙鹽運

司知事張允分務青村擇地穿井水特演而甘一時亭民博被其利呼爲張公井云允廉政具見袁浦場石刻進士吉昂所爲文

宋末北橋俞彌恭與子端並好施惠凡售物者自百緡而下一聽所邀償之糶者每百斛必再誤唱籌以裨其不足人謂之癡繼有孫名彬頎然而長眉目如畫年近三十未有子嘗慨然謂所親曰吾志欲得一官而有四子名之以英雄俊傑天其可必乎諛者面承而心實哂之已而果得四子皆美如冠玉唯傑天折餘子至正間並位星郎彬亦貴顯如其志云

元初烏泥涇大姓趙如珪推誠樂善于先塋建歸厚僧祠于里中創保和道院延釋老薰修以資存歿自涇道府城及黃浦之東迤邐鑿井架菴以憇行旅夏月施湯茗其子弘毅又闢齋舍延名儒以教諸子生徒自遠至者皆館穀之未幾子庭芝第進士調丞歸安來學越人郭進存色目人札刺里丁亦相繼登第元世南人登進士自庭芝始鄉邦稱之

白沙鄉有大姓嘗私營巨斛受租佃人皆飲恨輸之重紀至元間白日天地忽暗俄而風雨霹靂烟焰中掣巨斛凌空而去其人懼而改行然其家自此亦不振云上海費案

斛銘云出以是入以是子子孫孫永如是案之顯貴具見名臣傳天之報施非偶然也

吳淞江上有豪民馬姓者習安賊戾至元中一日大雨震電遙見火焚其居里人奔救則無有惟穿廊四柱剝刻玲瓏無片木相連僉曰龍過宴然不以爲意未幾馬遊普照寺凭水陸閣觀荷風忽過窓闔碎其拇指不浹旬坐事決杖投遠方

謝景暘居松江北郭結壇行召鬼法至正十一年官軍捕方谷珍或傳賊中有人能呼召風雨必得破其法者或以謝薦總兵官給傳致請其詞云叅裁軍事必訪異人旣達天時方爲世用知府王克敏親造其廬起之後其術一無驗竟全軍覆沒宰臣統大兵誅草竊勢若拉朽而先迎一方士其機略固可知矣

元有談公綽者以老人嘗受憲司命簡災田于松江夜宿華亭富人家富人欲冒作虛數厚款留之密室夜分一女子出其榻後綽驚叩之女曰妾此鄉某氏女父貸主人粟經歲積利三十石無償因以妾代今夕奉主人命來綽遽起求出而門扃不可啓呼主人又弗應乃諭女曰汝良家子也吾安肯汗汝張燈坐以待旦旣而主人啓門入綽謂曰某所負我當代償幸以女還其家主人慚謝遂焚券而

還之

至正元年閏五月一日華亭修竹鄉四十三保朱謝里民家竹林中忽見大士一身從地涌出質類芝菌形如雕琢光彩照人數百里中一時傾動卽其地立大悲閣

至正初華亭丞回回氏性貪殘民家其害有投牒憲司疏其贓賄者憲以其族類拒之丞岸然引疾家居云須憲去償怨憲未去丞一旦發創百餘少日體盡潰臭聞于行路又少日死焉柩歸杭逆者皆捉鼻邑民則雜然謔笑或戟手指天以幸其斃當時呼其創爲百疔瘡

下沙場有豪姓恃富凌貧平日挾官府以陷人有佃戶行商爲人所負欲報之豪因呼場吏使誣以隱藏逃竈吏不允乃遣爪牙往迫之吏不得已許以來日從事是日忽二龍降豪家凡廳堂牀椅窓戶皆自相奮擊無一完者攝一舟決頤如口銜于爪牙者當門之檻牢不可脫訟者之舟攝覆平地謀訟者壓折左股幾死龍所過之地凡良家無絲毫犯惟平日強梁者多破產焉豪亦尋遭訟家蕩費矣時至正六年也

至正十年夏四月詔免水深長蕩無徵租額時知府者惑於曹屬之言持以助役可償不式君命及嘗閱安濟院所養鰥寡孀獨老癯之民黜汰孔多殍死幾盡一日知府升

堂遽起如閣面牆又手跪若有請云吾無爲惡事語闌且不宅矣亟輿歸私第卒

華亭市中小常賣舖有一物如桶而無底非木非竹非鐵非石旣不知其名亦不知何用凡數年無過而問之者一日有海舶老商見之驚喜撫弄不已叩其所直其人亦黠駟漫索三百緡商酬以三之二遂取付之因叩曰某實不識爲何物今已成買勢無悔理幸以告我商曰此至寶也其名曰海井尋常航海必須載淡水自隨今但以大器滿貯海水置此井於中汲之皆甘泉也平生聞名于番賈而禾常遇今幸得之按范石湖集載海中大魚腦有竅吸海水噴從竅出則皆淡疑海井卽此魚腦骨也

章生青龍人著羽衣服能作墨有古法其家製墨聚烟列盃三十餘中夕掃煤無一存者明日乃在主翁閨中煤皆成花其三爲壽星長松覆之玉女在傍舞鶴靈芝宛如善繪者所作二爲牡丹五爲禽魚餘爲荔枝胡桃棗杏梨栗咸具焉其家以爲瑞呼道士醮而陳之以答靈貺云

昔照寺前刀鐸工見道上一荷葉舒卷不已一人拾置懷中去乃至元鈔三十文夏氏僕嘗見小花蛇盤旋道左行人取而藏諸袖乃至元鈔二十文右二事亦相類夫三十文二十文直微末耳尚必待主世之積金蓄穀倍息計贏

而無厭者能無鑒乎

松江元時有四塔西曰普照又西曰延恩西南曰超果東南曰興聖夏監運家在四塔之東而小室內有一塔影長五寸許倒懸于西壁之上不知從何而來然不常有或時見之是不可曉也今四塔惟興聖獨存影之所見人云其家反不利近歲或見于城西南黃泥淩中其地去寺既遠城郭蔽虧了不相及是又不可曉也

興聖寺銅鐘元至正十年鑄相傳鑄時有老嫗以雙股銀釵投液中今見于鐘腹捫之隱手或云有金指環在蒲牢側高不可見也

府學直學沈伯雲因冒被錢糧興教授陳仲微有隙伯雲父君實者老吏也率婢妾冒毆仲微于途憲僉呂思誠分按至府以詬辱師表罪之君實年逾七十乞以銅贖呂判云既能爲不能爲之事正當受不當受之刑卒杖斷之凡學官朔望講說乃禮之常或所屬上官至自教授以下皆講說一書然儒生未達時宜往往迂意多矣奉定甲子治書劉公濼源北方學者謁廟日值閏歲詹肖巖講堯典葺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大嘑其意以爲學校講說當使執鞭墜鐙之人皆能通曉今乃稽筭度數何爲肖巖由是悒悒而卒至元己卯分憲老老檢踏災

傷以復熟糧爲急陸宅之講省刑罰薄稅歛一章至變色而作至正辛巳知府楊侯銳意浚河憲僉謁學王玉巖講禹別九州隨山濬川皆歸美知府憲僉不悅而罷丁酉張士誠遣蘇守周仁來王可權講易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義周以爲譏訕罪及諸職事皆停月廩惟錢伯全爲訓導日行刑官至講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大見稱賞前數君子可以爲戒要亦所遇之不同也

王與敬初立功擢松江府判官後以省都鎮撫升元帥至正丙申張士誠紅軍破平江與敬兵敗趨嘉興與參政楊完者不合乃投松江名曰守禦實戀娼婦董賽兒達魯花

赤八都帖木兒知府崔思誠皆無制變之術始至不迎帖宴不赴浙省又命帥提兵而來抗行不相下發號施令意在逐與敬行十八日與敬部兵遂自西門放火鼓譟而叛官僚潰散寺觀民居悉化焦土後六日完者部將蕭亮員成等率苗軍突至兵不與敵遂北出通波塘去降于士誠苗軍恣肆殺掠城中婦女多爲淫汚房舍間有存者多爲焚燬死者填溝塞巷水爲不流四月十日士誠將史文炳自湖泖入苗軍一矢不交竟潰散而去南村野史謂與敬之來得一守土官以智慮處之則不至若是況松江尙侈靡淫風久矣終爲一賤倡禍及數萬家非小變也

曹雲西孫幼文號雪林言乃祖盛時嘗築臺以錫塗之月夜攜客痛飲稱瑤臺其後靡至是蓋元氏習俗也一時惟常州倪雲林崑山顧玉山可相伯仲他貴富文采不足者不與焉要之其富而不知節可爲後世戒也

楊廉夫寓雲間適就李貝廷臣以書幣爲蕭山尹楊本中乞吳越兩山亭志併選諸詞入題咏廉夫卽爲命筆稿將就夜已過半俄門外有剝啄聲啓扉視之則嘉禾能詩者人執金繒乞選其詩廉夫笑曰生平于三尺法亦有時以情少借若詩文則未嘗敢欺當世之士遂選取鮑恂張翼顧文暉金炯四篇謂諸人曰四詩猶爲彼善於此諸人相

乞寬假得與姓名至有涕泣長跪者廉夫揮出門閉關滅燭罵曰風雅掃地矣

楊廉夫自稱鐵笛道人其自傳云洞庭湖中冶人緱氏子嘗掘地得古莫邪鎔爲鐵葉筒之長二尺有九寸竅其九進于道人道人吹之竅皆應律奇聲絕人世常歌曰小江秋大江秋美人不來生遠愁吹笛海西流聞道人名者多載酒道人所幸聞笛道人爲一弄畢便臥遣客客不去臥吹笛自如也與永嘉李孝先茅山張伯雨錫山倪瓚崑陽顧瑛爲詩文友其文有三史統論太平綱目歷代史鉞詩有瓊臺曲洞庭雜吟藏於鐵崖山

青龍莊蓼塘肅嘗爲宋祕書小史蓄書萬卷且多手鈔者其日以甲乙分十門肅歿後子孫不知保惜遂散亂無幾至正六年修宋遼金三史詔求遺書許酬以官江南藏書多者三家莊其一也繼命危學士素卽家選取子孫恐兵遁圖讖干犯禁條急付祝融氏及收拾餘燼存者又無幾矣其孫羣玉悉載入京覬領恩澤竟布衣而歸書之不幸如此

嘉興沈雷伯以道術名至正丙子松江旱府官遣香幣迎請以來雷伯矜甚謂雨可立致結壇仙鶴觀下鐵簡於泖湖潭井日取蛇燕焚之久而不雨羞赧宵遁乃請彭真人

素雲禱之素雲與郡邑諸司齋戒三日詣壇焚表章晡時大雨如注枯苗復生郡守靜海李公作神雨行紀其事錢皋吳越王裔孫居華亭縣北小萊聚通經史習騎射以俠聞元末盜起率鄉兵捍禦又以白衣參越帥軍却寇活遺黎數萬晚乃結茅曰純白窩以居寧神反本楊維禎爲之紀

陸景雲字民望博聞該覽正和元年進士授江西提舉慨然曰家有親在安能長懷遠道闕晨昏禮遂謝歸

周待制月巖先生仁榮買第于府城鄭捏兒坊剏義塾以淑後進築礎時掘地數尺有青石獲雙規覘有款識乃唐

鄭司戶虔故物塾旣成遂名雙硯後先生之弟本道先生
仔肩登庚申科仕至惠州判官

錢袞自爲諸生預庭祭有感于心其奉先尤謹嘗署祠門
日事之如生祭之如在晨謁朔參出入必告有新物不薦
不敢嘗飲食必再祭再祝禮祭則前一日具新筆淨硯雖
盛暑必衣冠書祝文又繕錄儀式作指掌圖以便誦習且
刻梓而博施焉一日時祭屬子壻陳矩來因俾沐浴帷諸
門左矩夢冠紳數老人曰汝在門吾儕來赴宴汝未有兒
徐當與也明年果生男

張仁義號一山爲黃冠元季有朱將軍者鎮海上陰蓄不

軌躊躇未發聞仁義善符錄能致丁甲諸神乃使召之仁
義旣至將軍胡語呼之曰把失我有事向神決之遂命仁
義召將將軍袖出片紙引燭褻於爐中頃之仁義呼曰神
至矣速具紙筆以人手腕代之將軍出其手覆爐上須臾
手動筋節縮栗將軍已駭懼倏執筆大書一行曰朱海賊
而欲反邪赤而族毋妄動其二行則曰而妻疾某達魯花
赤崇之亟齋薦可甦也又一行曰而妾姪明日午後生子
矣蓋三事皆將軍袖中紙所書而最後一行云明日晚刻
胡同知取汝首級可賄免傷觀者皆愕視吐舌擲筆而將
軍蘇取視其紙色大沮乃留仁義設醮度達魯花赤其妻

病尋愈而午後妾果生子下漏一刻則鐃鈺鼓吹從東方
來仁義從別室窺之見一人騎而前又一人騎從而後各
手一盤盤中詔一劔一各以黃錦覆之最後則胡同知緋
衣策馬入矣少間止聞堂中樂飲歡呼夜四鼓將軍乃送
胡同知出前所捧盤仍錦覆劔後一盤則所賄金也乃宴
犒仁義禮爲上客贈厚幣而歸

小蒸鎮民顏甘泉浚共得石一方旁有甲六二字石刻略
云先臣胡執中伏遇徽宗皇帝陛下以藩邸舊臣特加寵
渥所賜御札甚多龍翔鳳舞鐵畫銀鈎恐歲久湮沒勒
堅珉以垂不朽今其石尙存

恭定間華亭士人李唐卿嘗夜夢卒奉符示已云送而謝
質夫杖脊八十覺以語家人家人以言解之不屑意也質
夫里之善醫者旣而唐卿疽發背求治於質夫質夫用七
刺其疽家人默策七數竟符夢杖焉此與括異志之明叅
政江湖紀聞之王夜义事正相類皆陰譴也

松江府志卷之五十三

遺事中

文原吉官治書侍御史洪武二年巡按謝恕按治松江欺
隱官租逮繫一百九十餘人至京師多稱冤者原吉等以
聞太祖召數人廷問之悉得其情乃責恕曰御史耳目之
官當與民辨是非明曲直不使冤抑方為稱職今爾為御
史不能為民理枉反陷民無辜朝廷耳目將何賴邪于是
盡釋其人命下恕吏原吉等賜綵幣有差

洪武中數遣使者廉察諸仕宦家任勉之令鄱陽時使者
至其第止茅舍二間父灌園母紡績使者問子何在門庭

何蕭索如是父養素先生曰吾令兒子作清官不欲以脂膏自潤耳使者給以客游至鄙有札寄否因貽書戒之畧曰天道福善禍淫甚可畏也勿謂已安已治而懈怠勿謂已能已足而驕矜使者以書直達併陳所居狀太祖嘉歎旌異之

蕭墅張漢傑伯庸父子一時豪俊與趙屯吳氏有姻婭張吳皆元萬戶府官吳元年錢鶴臯作亂遣人詣張請爲應漢傑父子毅然曰此叛賊也吾從汝叛耶反縛所遣人大書叛賊于其背叱之去漢傑曾孫舉能言之

錢鶴臯之起也大將軍徐達駐兵蘇州遣指揮葛俊討之俊戰艦纜六艘自古浦塘入亂兵列塘上聞砲聲皆散走俊笑曰鄉民耳麾兵入城鶴臯從北門走還家其黨號翟元帥者率兵乘肩輿逆戰于橫灤衆散就縛鶴臯匿海上獲之鶴臯愛士喜賓客名勝多從之游然狂不知量將起事周塹列竹護其家識者笑之據府治三日而敗

洪武乙丑丙寅丁卯江南水旱三年無收松江尤甚飢民至食其子而官府徵糧不已百姓作詩傷時事云慙爲乞丐耻踰墻難過迢迢白日長不免嚙妻傷大義且先烹子療飢腸滿爐火煮心肝熱一釜湯煎骨肉香寄語肥甘當道者此時焉可復徵糧

松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洪武丙寅夏六月庚寅天大雷電疾風暴雨如注潦水橫流道路莫辨雷震死奸民陳鴉鵲火其廬暴其財於庭黃顛有詩紀其事

富林焦伯誠博學隱居孝陵聞其名特聘典試禮闈胡秉忠上海人洪武初舉人材知行唐縣務以禮化俗製祀先孝順節義教民讀書二圖名曰諭俗圖入覲時以獻溫旨嘉之頒行天下

沈富二號雪泉華亭人少從楊鐵崖游常著忠節備遺錄紀遜國名臣其人仁厚長者大理卿霽其曾孫也

楊漁隱名仁壽其先天台人寓松江售星禽術以給養授徒巨室陶氏遂占籍陶溪作字學鮮于樞得其風韻子景和洪武間應人材舉爲東昌守坐醜酒不敬罹大辟漁隱戍邊總帥亦習鮮于字見漁隱書嘆服出名紙數十幅索書且問所欲對曰某年已七十願得首丘卽遣還

明太祖嘗登鍾山詞臣扈從擁翠亭給筆札賦詩應制者八人秦裕伯與焉世宗幸興都詔修承天大誌命侍臣各擬承天賦以聞時應制者十二人顧從禮與焉

顧祿在洪武中爲官詞有以爲言者將罪之及觀其詩乃用洪武正韻遂得釋今其集名經進者以此

永樂中松江大水朝廷命通政趙居任治水嘗登超果寺

橋令居民插茭蘆水田中日望青亦可也民不悟從之後皆據以起稅故有白水徵糧趙通政之謠

侯將軍端有膂力南滙有虎傷人端格殺於烽埃下至今人呼其地爲侯公殺虎墩

永樂十八年特選人材十三人並授方面而華亭七人馬麟周恂孫豫奚景周江潤皆布政使吳衡陸勉皆參政相傳成祖夜夢十三人共扶一殿柱又一馬遍身生鱗明日引見數旣合而麟居首名大悅故有是命

沈自樂度初戍雲南其地有日者談命多奇中公暇日叩焉日者驚異曰是當貴顯歷官清要非凡命也公笑謝之

見其所設課命字不佳曰吾爲子易之可乎乃大書二字揭之肆中時都督瞿能鎮雲南過而見之問知沈公書也因延致爲弟子師未幾入朝遂挾與偕館于南楊學士家時成祖方崇尚文事博求善書者南楊遂以公薦召見試書稱旨授翰林典籍自是寵遇日隆今凡寫誥勅皆效公字體至今猶然

沈簡菴先生粲貧時以警夜宿真武祠下夢神以數印授公公辭復出牙牌一奩公擇取其六後公以中書舍人歷寺副修撰侍讀庶子大理少卿凡六任皆供奉內廷不履

曹局

李敬字成學華亭人永樂丁酉舉人宣德間上疏乞就祿
養特授上海訓導暇必放舟溯潮汐發曉至上堂問省越
日復至署菽水歡娛者十餘載遷德化教諭改任崇德皆
以師範稱

陳禎知襄陽冬月出行泊舟傍岸遙望田中有稻一枝長
而甚青禎異之登岸諦視乃從骷髏眼中出禎疑事必有
冤忽悟韓道清姓名令人偵緝至村肆中沽酒見一人市
肉求益店主曰我有名韓道清賣肉不須秤遂擒之解府
禎鞫之骷髏即道清謀殺者遂寘諸法

任公勉之沒未葬里長張琳編其子弘爲本縣養馬夫教
授張公知之言於太守上虞葉公冕葉嘆曰有是乎先生
出諭令歸治喪不須入也既退大書榜於門曰今後均徭
故官子孫一例優免任氏子孫至今能誦之

正統戊午春富林焦震家生瑞竹凡二本皆異稍同榦森
然齊長壬戌生一本亦如之震隱居教授與弟兩友愛深
至人以爲和氣所鍾云巡撫侍郎周文襄忱有詩咏之

有修竹獨爲貞靜姿况此作嘉瑞一本挺兩歧間生已爲
異重見真絕奇考祥揆所自天和本人爲君家世積善習
隱勤書詩孝友既不爽德慶日以滋冲融感和氣徵應良
在茲籛陰媚駢榦密葉交連枝春妍色不競冰霜操豈移
虛心待結實擢秀期諸兒
朝陽有彩鳳翩翩將來儀

明時御用近體衣皆松江三梭布此尚衣縫人所言蓋節



檢之風歷久不改然民間解戶徃徃破家則以內官經收而有司不能體卹也

錢原溥尚書常以大紅布作吉服入朝內豎見而悅之言于上前故織染局遂有歲造大紅布之例士大夫舉動信不可以不慎

上海李文忠居貧力穡一介不妄取常與其子入城得遺金三兩于厠上自念我得此固善彼失者當何如遂宿留以待頃之一人號而至曰吾父逋租繫于官吾賣子以贖適登厠而失之今無路矣文忠舉還之其人請謝以半亦不受還過唐行舟膠入水于足下獲銀一錠衡之乃倍于

厠上者

戴謙爲南京御史夢騎馬至清江廠有朱衣引一人鳴冤蓬首褐衫姓李朱衣者曰盍徃觀乎卽前導所過皆竹房至一家獨瓦屋入門有男子卧地上一婦人綠衣紅裳簪花處其傍曰欲救之奈氣絕矣驚寤出水西門至清江廠物色得之道途屋宇及死者姓氏皆如夢所見呼其家問之乃因市肉與屠人鬪而死婦人乃其姊歸寧而暴死者卽捕屠寘之法教授王禮五經博士陳贄皆有記時正統八年四月也

陳秀汴梁人避紅巾亂徙居華亭三界址太祖召諸糧頭

入見秀手足胼胝呼爲好百姓給帖一道內云有此帖者是我良民秀運糧至京居停張氏有女端重秀每抱之贈以刷綠布女後選爲仁宗后每問秀運糧來乎輒賜以酒食正統間里中建石梁秀方擊鼓集衆適有官長乘船至召秀問曰此處田地俱荒何故秀答曰田有官田民田民田五升起糧官田一石一斗起至九斗七斗五斗止太祖罪吳民不早歸順故以租額作糧額民俱遠竄若得減糧額便可招集流民官長領之今至察院具呈蓋卽周文襄也減糧實自此始

張倫字文簡居七寶鎮好讀書有俠烈風周文襄巡撫江南倫獻策立水次倉民以爲便在幕下垂二十載文襄欲以葉宗行例薦辭不應暮年家居復以吳淞蒲漚塘淤塞歲比不登詣闕上書得請知府葉公冕命倫總其事時賴其利云

蔣公用和奉使過家偶駕小艇出使兩僕上岸牽挽自坐舟尾持櫓誤觸行舟其人以篙擊公笠更呵罵之僕厲聲曰此是蔣給事公笑曰奴輩欺人此處那得蔣給事促牽船竟去

蔣用和在京師與于忠肅聯舍蔣生子賓客致賀卜日會飲及期忽聞于公喪母蔣曰于公方哭殯而吾召客非人

情也遂易以他日

蔣用和常泊船江滸有女子對官舫洗虎子被縛蔣爲力解之女歸自縊又使人往救獲蘇語使者曰爲我謝蔣給事明日且勿行詰朝見一舟凌風而去上有旗號曰江湖劉使君遂停畱不發是日行者皆覆溺又唐中丞珣江行遇風旁一巨舫內有冠帶緋袍人邀公纔過而所乘舟覆矣比登岸見巨舫懸旗曰利濟侯倏不見蓋二公素行皆爲神祐云

錢景高舊志載有旌義景泰二年領京倉米五百斛運赴萬全左衛者沈玉黃璘輸馬草于山海等處者黃瑜並萃

亭人四年自輸米八百斛京倉者萃亭黃世昌

瑜璘之父

金鼎

張祐胡德裕陳汝賢宋琦李森張畦戴益上海沈珪曹洽何睦山玉錢鎮喬節陳恒楊葵夏璣輸麥七百斛實京儲

者萃亭張紹

畦之弟

陸珩孫顯皆授冠帶榮身天順四年輸

米八百斛赴湖廣賑飢者萃亭張鏐

畦之子

上海梅元成化

七年輸米三百斛赴廣西餉軍者上海唐瑾唐璞俱授正七品承事郎散官成化五年輸米三百斛赴廣東預備軍餉者侯佩授正八品迪功郎散官六年輸米三百斛廣西餉軍者王禎張漢俱授正八品迪功郎散官袁偉授從九品將仕佐郎散官並上海人其助賑本縣者具荒政志

景泰六年郡人董昂趙璧各助米四百石賑饑例授冠帶
辭不受郡侯葉公冕書崇義二字名其堂廉憲袁愷爲記
兩人皆居城西壁有堂亦名尚義子錡成化戊子舉人
郁憲副文博居官清介妻子衣敝糲飯脫粟處之晏如常
有老蒼頭夜侍泣而言曰王公寧能常在官中乎奈何不
爲子孫地公怒曰余如貞婦苦守垂白矣爾欲污我耶舉
矛擲之

上海董氏始祖遺安公墓在沙竹兩岡間巽水亥龍相傳
厲布衣所點穴也墓前一柿樹科舉年若結一實則宗胤
必獲雋一人自天順己卯侍御綸始

成化甲辰夏秋間喧傳夜有物入人家遭之者如寐魘或
能傷人咸鳴金擊柝警守達曙然未有見者舟航輻輳處
時時夜驚久之獲一人剡冬瓜戴于首浮水入舟行盜執
送于官怪遂息時邨落又傳有虎或闕之乃盜豕者身冒
虎皮夜不能辨遂以爲真虎訛言亦此類也

張莊懿公鑿巡按山東至臨清行香過酒肆帘拂其冠墜
地公色弗動徐命拾冠着之而去諸長吏惶恐繫賣酒傭
待戟門公見之第諭曰自後而帘可高懸竟遣之去爲刑
部尚書時有獄事須急報夜坐趣吏治文書遲明早奏夜
半書既就吏拂燭汚文書叩頭請死公曰悞耳趣再書之

坐待怡然達曙不寐

張莊簡公悅爲孝宗所知官吏部侍郎時適尚書缺孝宗意嚮用之有中官揣得使人通意曰知公甚清但以一刺相投當爲之地公竟不往

莊簡公自律甚嚴而待物不苛有四川監司赴任請教公曰川行甚險州縣卑官攜妻孥往者實以軀命博升斗祿君輩幸毋以微罪斥去之

莊簡公與張莊懿公一時皆以尚書同居城河外中隔數武兩公元旦入城祝釐出卽往隣人朱老家肅章服拜之朱接款具茶修賓主而出其人故櫛工也

陳懽字侍誠祭酒與同先生孫也隱居獨善享年九十其從子球字貢玉以孝爰稱球子大經字子常博學授徒出其門者多高第父子亦並九十歲大經子應祈字遂卿孝奉二親清貧有守年八十有三

成弘以前士大夫尚未積聚如周北野父子曹定菴兄弟蔣給事性中夏方伯寅許僉憲璘致仕家居無異諸生時張莊懿公官至大司馬故廬數椽田不百畝也

張東海弼爲兵部郎數以直言忤當路遂出守南安入覲至京謁李文正東陽闈人辭焉東海題其几云始知東閣先生貴不放南安太守參拂袖竟出

張東海父邨居先生態應封兵部即居鄉治家不苟同俗
常以嚴勝曰吾涼薄未能化鄉里吾訓吾家可耳所立家
規子孫世守焉

東海守南安時各郡收兵議賞武夫吏卒惟願得公墨妙
故多以筆札佐郡費有方伯入覲絨楮一篋求公書以餽
長安貴人公笑曰吾不能爲傭書也止書四紙餘悉封還
其持正又如此

吳一齋黼任撫州同知時隣郡建昌富民吳萬八坐弑父
大獄歲久未決臺使以黼廉直檄下迹其實萬八以賂求
免黼怒曰我荷國恩食天祿寧以賄賂壞公法耶遂覈論

如律時境久旱是夕天乃大雷雨震死萬八一郡驚異以
爲公正直所感

曹定菴時中分巡黔中所過必題咏郵壁及還日復經其
處見有屬和者公賞其詞翰訪知爲從行指揮所作旣而
其人罪當褫職特釋之及歸指揮餽五百金公曰我惜汝
才耳豈有私耶卻不受家居廣富林不輕入郡邑守長初
至一通謁歸卽杜門守長至亦不接見年八十不復冠帶
見客止幅巾布袍賦詩飲酒人樂其真率

顧憲副綸風裁特峻不肯假借人居東門外茅舍三楹一
居子舍一作臥室一以延賓郡邑賢有司至則肅衣冠迎

之坐談不倦其居官無稱者來謁則據床擁被聽其自至
榻前但曰老夫抱病不能送迎謁者慙而去
高博字德宏成化癸卯舉人授信陽州學正改武岡江行
遇風見有溺者曰吾有垂白親恐犯險遠遊以重倚門之
念卽棄官歸清介自持惟與曹定菴時中許一菴璘賦詩
飲酒爲樂年七十有九而終

顧文僖公雜記曰周文襄巡撫江南日濟農倉米歲常有
二十餘萬遇水旱輒奏請免糧以此補之民不知凶荒朝
廷不知有缺乏也又每歲正月十五後便有文書來放糧
曰此是百姓納與朝廷餘贖數今還與百姓食用種田秋

間又納朝廷稅也放米每戶率二石雖云抵斗還官其實
多不取先祖嘗言吾家一次領黃豆六石後升合不曾追
也又曰濟農倉積米之多近日士大夫多不信予以所記
二事明之成化戊戌歲諸廩皆滿餘米無可著處以七萬
石寄積于水次西倉先君可間公以老人選差監守自戊
戌至丁未凡十年始得放閒蓋所積旣多挨陳放支次第
不及故也此事予所目見嘉靖甲申操江伍松月都憲巡
歷至松感舊賦詩有米粟陳陳歲四億之句予見而問之
曰詩舉成數其實三十七萬幾千石蓋公常以常州推府
承檄盤倉見此聞今空乏故作此詩也予所見今四十有

七年日月頗遠伍公盤糧在弘治壬戌方二十三年爾此
言如質之伍公亦弗信也

成化間長沙陳章同教華亭于學圃鑿池得紫石函銘曰
華亭縣普照寺南楊十七郎骨殖之柩發之骨盡化惟鱗
魚一尾蟹一枚盤旋其中放之皆活前輩有親見者

衛文節公涇本華亭人生于蕭塘後以崑山貫及第宋時
華亭學有狀元坊爲涇立也景泰間知府葉冕爲重建于
豐樂橋下題其柱曰九重華選魁多士千古清風啓後人
以風勵後進弘治己酉西門火延燎及坊市人譁曰燒卻
假狀元出真狀元矣明年錢福果以會元魁天下讖緯君

子所不言然有不可誣者

弘治己酉顧草堂英營壽域于肇嘉浜上一夕雷雨大作
磚堦皆移于河南數十丈外其鋪砌巧異非人工可及倒
書白字一行于華表石上云雷部大將軍石守信字畫適
勁有晉人筆意

凡獄囚徃徃爲仇家賂獄吏或承上官風旨謬以疾申不
數日輒報死實殺之也成化弘治間鄉人曹子文爲司獄
吏主書寫申狀多矣一日與衆坐獄舍忽旋風從外來文
色變神亂張目若對語曰某人某所命某人某所使非我
罪也隨因殆昇歸家語不絕死時謂鬼殺之也

張西谷世美曰弘治間布衣多博學能詩在郡城則有東
野陳粲味苓顧曦一槎陳漢墨潭黃嘉言在洙涇則有龍
淵戚韶一桂張冕在唐行則有緩齋金藻雪窗吳爰西樓
高企雲林金處和守復勝元凱寅谷陸存思雲崖錢岳在
張堰則有笑隱陳奎朴菴邵雲一時縉紳先生相與倡酬
郡大夫若宜春劉侯輩亦重以禮貌不與齊民伍

潘奎者郡椽也慈仁好拯物太守御下嚴胥吏無敢啓口
有豪甚殘暴捶楚諸臧獲過苦每至殞命逃者必誣以盜
廣賄諸役寃殺無算豪前後所訟奴四十餘俱論死當審
錄時守召諸奴訊之無敢辯旣出奎伏地爲奴白寃狀并

數豪不法事甚具守召諸奴覆訊乃悉解放捕豪下獄居
一歲奎於吏舍生子是夜守夢見諸神騎乘鼓吹送一兒
至吏舍醒而念曰必潘奎家也吾聞有德者必有後月給
擔粟調之所生子卽恭定公恩

錢修撰福里居日有門生知揚州府遣使迎公不赴後暫
一至諸大賈爭先迎謁將有請屬公曰予特來觀廣陵濤
耳毋作跨鶴人猜也又有老儒薛河東訪梁溪鄒氏詭稱
爲錢狀元師鄒方置酒邀款適報錢至河下薛謂主人曰
吾當往舟中與偕來遂詣公懇告以實公欣然同往侍坐
盡醉而罷

李觀察希顏居東郊涇上止茅屋三間其門人爲御史
行部至謁公見其室陋曰師何不稍擴之公曰無力辦此
御史請任之公曰是卽民脂民膏御史不敢復言
顧文僖初入史局賦初夏詩末云故園遙憶三江水梅豆
青青筍過扉館閣諸公嘆賞之謂他日必非嗜進者後公
以宗伯歸里家于超果寺東南顏其廬曰綠野
文僖登第時張莊簡爲吏部侍郎意欲畱之銓曹文僖曰
清雖粗曉讀書于政體恐未諳莊簡曰君但以所讀書行
事豈有悞耶

瑁湖橋有賣餅師析箸爭父遺貲其兄以五十金乞顧
僖公居間公佯應之使人召其弟叩所爭多寡弟謂兄匿
百金不予故構訟耳公笑曰是易決何致遂傷天性卽召
兄至出金授其弟曰我與若兄弟中分百金矣兩人感愧
泣下拜謝而去

文僖有傷秋亭雜記陸文定跋其後曰時先生謝事歸田
其憂民隱而言之切見之編中至悉也今去先生若干年
民力益困脂膏去而骨存矣使先生在今日其憂不知又
當何如也攷之先生別集貽書當道論民隱者嘗一再當
時或因其言少寬幸是編存而後先生生于其土與有官
守於茲土者因其言以求惠利于民也是編不有賴哉

宋天民先生公望與顧文僖同學友善及文僖主考秋闈先生竟不入試文僖深以失之爲恨抵家始知其故卽造慰曰何自遠乃爾答曰我兩人交厚不得則損公衡鑒得或疑公私我故引避以兩全也文僖嘆服黃憲副明爲諸生時與顧文僖清錢修撰福李憲使希顏曹侍御閔顧比部斌同社莫逆各居邨墅乃共營一寓當縣治西俱畱儒衣冠于寓所遇朔望必約入郡俱詣學宮拜廟謁學師而退至寓中各以月課互相批閱沽市釀談對竟日夕翌明始各歸家

顧文僖修府志時黃憲副致書云夫志者所以識一方之事凡人物風俗政教賦稅之類無不該載卽古之一國史也前輩修者間雜以私致後之觀者不甚信服執事于是非筆削可不加意乎且執事行將入閣而操天下刑賞之大權于此亦小試耳謹拭目以俟毋使後人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

陸文裕公出入館閣前後幾四十年每鈔錄國朝前輩事命子弟熟讀曰士君子有志用世非兼通今古何得言經濟今世學者亦有務爲博洽問及朝廷典故一代之經制沿革恍如隔世縱才華邁衆終爲俗學

文裕公書結法無一筆苟雖尋常家人語施于所親狎者

亦精審適密有二王尺牘遺意

王海槎田僅百畝而其藏書乃至萬七千卷多藏書家所未有者參政白谷父也

上海王古心先生讀書好聞問隨所得則記之此讀書一法也

張拙字汝吉能詩善篆隸隱居不仕陸文裕公引爲社友嘗和陸白槿詩曰懶隨宮女候羊車欲嫁潘郎鬢已華誰向上林承雨露自甘僻壤飽烟霞幽情肯許題紅葉澹影常教占白沙却笑阿嬌金屋貯最深恩寵不藏瑕文裕大爲擊節

上海楊東濱少負文學竟落鳧不第亦與陸文裕交善嘗賦春興一絕云薔薇枸杞滿庭栽書閣垂簾半捲開蛺蝶不嫌春色淡隔牆飛去又飛來大爲郡守所賞後有殺人事波連郡守見其名卽曰此作春興詩者如此襟懷豈預俗事釋不問

沈雲字子龍以教職擢國子學正夜忽夢一婦人囚服再拜曰妾名迎春以冤抑入死獄公其爲我釋之沈不知所謂及丁外艱歸服闋補選復夢如初後除河南汝寧府通判到任與諸僚就公宴忽上司委一獄詞來勘郡守方宴畢卽謂沈曰有婦人迎春死犯事君初政當一鞠審沈愕

然道前夢諸僚皆以爲異遂爲此婦白其寃婦入獄未久計得夢時其婦尚未獲罪也

朱旅溪尚書恩家居有李响嶼來訪聞人辭之李曰爾王在某室閱某書何得給我閣者駭而入報公異之亟延入語不移時曰僕全家欲僑寓於此公問其家安在李取袖中一小囊示之妻子僮婢器物皆從囊中出公大駭處之別館中居數日輒張具邀公飲珍錯畢陳所進卮筭皆公家物飲竟投水中公與夫人啓視其橐卮筭宛然第多水漬耳响嶼告歸畫一舫于壁將妻子僮婢什物仍入囊中登舟張帆御風而去或云卽李福達也

泖塔僧劉朝用保定人正德初爲府司獄日買魚蝦放生有以生魚售者解囊聽自取盜窺其金欲攫之將沉劉于泖會澱山邏卒操舟過之見一黑鯉躍入盜舟邏卒索魚得救免邏者欲執盜劉又力解之先是郡死犯諸文源越獄朝用與獄吏倪某法當代庭鞫爭死竟坐倪劉遣歸過泖舟覆得生遂祝髮于此亡何直指慮囚劉度倪不免祈請大士以經加首胡跪朗誦忽現形直指前直指驚叱左右莫有見者異而問故倪微露狀得議卹

正德五年庚午八月甲辰罷蘇松等府新僉民壯始劉瑾添設江南巡捕御史點僉民壯所在騷擾至是巡捕御史

已革故併罷之

正德間喧言狐精至合郡驚懼夜皆鳴金插鼓禦之夏夕
隣家樓間墜下一物毛首金睛張牙奮爪若有搏噬之狀
時有方士楊弘本寄宿此樓遂步斗罡語呪嘆水此物化
作飛蟲而去其聲薨薨過數家彼隣又肆叫號處女爲利
爪損其胸矣秋末向西南騷擾而去自是滅跡
黃公希英令上海時海濱有物隨潮入港潮退爲蘆葦所
梗居民共搏得以獻其頭與牙類虎尾如鹿徧身如牛其
皮又甚厚人俱不識蓋虎頭鯊魚也

張太守紘陸文裕公師也厭城市去邑北數里居焉多種
木綿親自鋤收任建昌守吏人來迎遇公在田間問守居
何所公指示之潛從舍後歸冠帶出見吏人觀新太守乃
田中所遇皆相顧驚異

孫文簡母夫人以上元日生公歲張燈爲壽旣歿遂不復
燹一燭

文簡公生平不信陰陽方隅禁忌常曰天道與善豈有廣
布諸凶煞不論善惡邪正遂降以旤乎

文簡兄守齋少穎悟十一歲竊從家人往觀競渡比歸父
雪岑公欲責之諭曰汝能作一詩當賞汝守齋應聲曰虎
艾懸門日龍舟競渡時屈原遺恨在千載楚人思

錢璨大學士龍錫之高祖內外兄弟四人同居友愛如同
胞正德五年大水篋笠徒跣率居民肩救有貸粟者無吝
色兩歲總貸二千餘石復立義塾延師供饌以訓里中貧
子弟就學者甚衆

楊鳴臯鶴以太學生爲紹興府知事自常俸外鹽醢皆取
之家尋歸養母友人張一桂貧死方沍寒鶴悉載含襚之
具下至米鹽從百里外往哭旣葬始歸居恒坐客常滿偶
無客至則使家僮于水次候之

周北野佩居北城濠畔蕭然數椽常不給饗食有直指遺
書幣應門寂然遙見一老人角巾短衣摘豆籬落間徐步
而出卽北野也

徐文貞公祖樂善公卜葬地于郡西谷陽橋內彤家議多
紛紜夜夢神告曰明日風箏落處卽真穴也及旦候其墜
處識之風箏上有字一行云人間亦自有丹丘又相傳風
箏紙乃仕籍第一版

徐文貞二十歲領鄉薦時尚爲沈水南弟子旣報捷後仍
就塾中肄業不輟嘉靖庚子龔諫議情范太僕惟一同舉
應天是年范設館街市間教授生徒得雋後亦在館課業
偶見親友以鼓樂賀龔者笑曰何許大功名播弄如是

嘉靖乙卯順天鄉試題仁以爲已任次必得其名二句司

禮巨璫持王考甚急宣言于朝曰仁以為己任下不知是何語徐文貞曰卽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徐文貞督學兩浙時有士子結題用顏苦孔之卓語公批杜撰後散卷士子曰此語出楊子法言公揖之曰本道科名早未曾讀書今承教矣衆皆嘆服

嘉靖初黃巖王石梁度除松江教授初謁知府長揖不跪路北村迎不悅王公出卽上書云昔趙公能容孫鼎明公今日不能容王度乎遂浩然去路公使邑侯暨師生固邀之還後入見長揖如故

莆田鄭公維書爲上海時廣立社學每出屏騶從聞市中

蒙童讀書必竚以聽有譌字卽令其師改正試之對偶有穎敏者命取竹紙賞之上海父老猶傳其事

葉蕙號鱸江其室徐文貞姊也文貞當國有受橫侮欲白冤者卽代爲申雪或餽以金必拒之有孫曰日新孝友仗義爲兄償逋贍弟攻讀及卒爲殯葬復授居遺孤郡博士欲褒以德行胥役有所需日新曰豈有賄買德行者乎竟辭之所著有衡門寤言畏天錄

陸文定公爲編修一日偕衆以事至嚴分宜宅益菊續紛衆爭先致殷勤公逡巡獨後謂諸人曰毋壓倒陶彭澤聞者解頤

文定以庶吉士起補官見座主張文毅語次問謁內閣有
贊乎公謝無有張公言此故事我假若二幣可也公辭之
張公曰固哉若遂謂以二幣營官乎吾直以禮不可廢耳
公唯唯強持歸明日竟空手見不贊也

潘綱字美中嘉靖十七年學使馮公午山試諸貢生時輪
貢者吳臣而陪貢者五人乃不次擢綱臣失意涕泗而歸
綱慨然具呈力讓于臣馮公爲改容遂允其請因移檄風
示合屬

龔全山愷性亢直不能容人過卽郡邑有失必面折臧飾
繼芳獨重之及公捐館嘆曰此老歿我輩不得聞過矣

曹筠坪鳳郎中嗣榮父也家教甚嚴嗣榮奉使歸出必冠
帶稟命請隨從之僕公命一二人侍行或更請輒曰汝欲
與人鬪耶

張永思名思博學善楷書與徐文貞馮南江恩皆文字交
有節母年九十永思亦年七十馮公常邀永思飲僅嘗一
味曰母所未食余何忍食自是馮公每召張輒以饌遺其
母

馮大理恩有布衣交曰郭默齋名濟公上疏逮詔獄惟郭
與同起居橐餽之餽五易寒暑及公得論戍而濟以勞憊
卒于旅次公哭之慟撫視其子女成立給以田宅遇之如

卷之五十三
家人子弟云

葉桐山爲河間通判治餉宣府當受代日積羨餘三千金
悉置不問王者遣吏持至中途以成例請受公曰不受羨
卽吾例也卒歸之

曹鑄以明經知都昌縣清儉慈惠不妄答一人邑民感頌
爭禱大磯山爲之祈嗣果舉二子

隱士薛廷槐天性孝友父遺室廬悉以美者讓兄弟嘉靖
中補南京禮部儒士尚書霍文敏奇其文薦試鄉闈不獲
售乃築葆春堂栽花以自娛享年八十有二

沈鳳峯愷善草書當其興豪落筆頃刻數十行公自謂

書最晚依驟古法今觀其字體不束于法自成一家

董紫岡宜陽爲貴溪夏文愨所知許以中翰會選考置名
第一世宗竟點第二三名後置名第二又點首尾二名遂
棄歸終身不得仕宦

彭魯溪應麟袁與山社友也與山子福徵年甫八歲常侍
側自稱小相公彭因試對曰願爲小相袁答曰竊比老彭
彭又見其書腦裂碎云書腦經年葉落爲恁風霜袁對云
燈心徹夜花開因何雨露彭大稱賞以女字之後翁婿同
登嘉靖甲辰進士

朱文石大韶藏書甚富多宋版鈔本後散落人間皆有朱

松江府志 卷之五十三
氏印記一時收藏家文石及何栢湖外又有董栢山重價
購書校讐詮次朱鉛不去手董紫岡張王屋有疑必就相
質亦博物君子也

唐大行志大卒後九年忽憑其女言舊事陸文定公徃問
隔帷而語曰我之帝所帝以我讀書登第不一日服官于
忠未盡又惡我平生不戒食犬令待罪散班凡二年稍遷
一職又三年滿擢風雨司官任滿後賜休沐數日我以是
乘隙得歸恐兒輩不曉天道冥行取禍特來教之又謂女
曰汝昨以病祭神所幸豕卽某婢也婢以罵主得譴罰爲
豕彼固自取汝宰之豕增一罪業矣又與董子元言吳興

城貸金事諸親黨問者皆告以天道感應不爽諄諄以殺
生害人爲戒曰我生前徃謁裴仙齋三月而徃此事亦爲
帝所錄大凡齋食皆有益取其不作業也居數日忽告親
黨曰我徃矣力行善遂寂然

周貞靖先生思兼清介特立常閉關養疾頗作書畫自娛
欲得之者常托所知以佳楮置几案間先生興至揮灑乃
乞以去有得其畫扇復求題某令字將以贈之先生作色
曰如此公寧可筆墨相贈耶竟取扇裂之貞靖後人多有
文學第五孫裕度字公遠能世其德以行誼見重于時善
楷書題署畫學陳白陽晚年頗作山水年八十二而卒子

孫羣從能書者甚多

嘉靖甲子元旦貞靖肩輿出市中亡賴少年指曰夫夫名爲善者吾試衆辱之乃呼其名貞靖歸召其人好諭之曰若幸遇我毋犯他冠蓋恐不汝宥也笑而遣之其人從此自戢

秦鳳樓先生嘉楫手鈔書甚多常見吳冢志三卷楷法學趙吳興卷尾八分小字二行尤工宋幼清先生懋澄題其後曰此秦侍御手書蓋先輩之惓惓于文獻者按所書年月隆慶壬申是入御史臺後筆也

高南石選學正博之孫爲諸生不得志入成均晚得鴻臚屬官非其好也退而爲澤于鄉姻族間黨多食其惠島寇之後連遭灾祲倡義設粥全活無算徐文貞爲首揆欲更定賦法以甦民困公請剗立官甲金錢漕粟皆令自輸而後里中止督民戶不復以縉紳逋賦爲累至今便之

四義僧舍利塿在佘山之北嘉靖癸丑知府方公廉所建皆征倭死事僧也徹堂一峯薊門人真元湖廣人了心杭州人馮廷尉恩爲之銘

上海姚昭字如晦世業儒而貧昭讀父書輒嗚咽流涕事母孝所得廩餼悉供甘旨常有巡撫行部詢諸生以民窮財盡宜如何昭進曰誠如公言願聞公進羨餘二千金助

大工是安從得之巡撫愕然徐曰贛哉此生及卒門人私謚爲孝廉先生

周榆字永新賢而好施常行田間得遺金乃僧募貲跡而還之一日操舟入城舟尾鱗次不得渡有閔者迫甚問其故曰吾婦產且殆求醫不得前榆卽舍舟假之謂曰吾居周家藻里爾暇以舟歸我竟徒步而還年八十一先一夕沐浴晨起更衣禮佛趺坐而逝

嘉靖壬子春徐長谷獻臣同一二友人步邵治前見賣鱟魚者徐問曰吾松向無此物汝從何處得來對曰網之黃浦中徐嘆曰介胄之物忽至兵兆可憂也同行者迂其言

明年癸丑倭亂

薛頭陀曾石塘神將也曾罹難薛遂棄官學道嘉靖三十年隱松城顧左山中立館之神氣充然時抵掌休休自樂亦能前知人問避倭當何往薛曰只此可居後寇充斥城竟無恙

吳石湖先生居北俞塘倭寇入犯時獨與七歲小蒼頭坐浩然樓上讀書自若已而數倭闖入見壁間有所畜蜜蜂一房以刀擊之蜂擁其面倭驚仆草中已而羣倭皆共擊蜂蜂盡出螫倭面目臃腫俱相戒不敢犯以此浩然樓獨存而東西五里餘俱免焚劫先生有園蜂逐寇歌

宋錦莊乾天民先生子也篤行長者當倭亂時舉家奔避公辭墓乃去又蹇于行被執賊握其手卷然知非常人求貨加迫公指灰中積盡畀之凡十二箱賊驚喜過望至鹽鐵港畀之羽箭囑曰遇我國人第語之曰古馬帝東則無害已而數遇賊語之果免歸置箭于門賊不敢入錦莊弟名坤其夫人唐氏讀書有智識將避寇義興遺羊豕數頭鷄鳧倍之并置宿釀畱網罟焉賊至灌從降人以酒無恙咸大喜慰割鮮張魚而飲舉刀刻其堂西北柱作劒形長咫自是賊入堂中見柱上刻輒引去故宋氏兩居皆獲全或言刻柱者卽徐海也

倭亂時所俘斬賊衆皆棄尸于東門三里橋側潭中築土其上名曰定倭墩

嘉靖乙卯徵瓦氏兵至有司以蛇犬供軍中朱察卿詩有云帳前豎子金刀薄闔外將軍寶髻斜田父誅茅因縛犬乞兒眠草爲尋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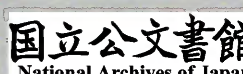
青浦顧文陞字履階嘉靖壬子舉人謁選授醴陵令介潔有聲改寧國教授告歸杜門足不履郡邑家益貧然好調恤孤寡年逾八十忽辟穀二旬餘具衣冠盥漱端坐而逝楊中丞豫孫室張恭人讀書能文中丞無子其弟井孫桀驚無行常覬其貲中丞卒井孫與亡賴汪孛邢鰲方謀行

劫而張恭人爲文祭中丞引雖有親弟安知其不爲虎二語遂謀殺之夜半汪孝那鰲入寢室時張恭人防變夜常假寐遽起走避鰲倒摔之碎首于檻日濺及門邑侯聶公廷璧捕孝鰲鞫之具得并孫謀俱論極刑方并孫舉事李其實爲謀主後二十年李成進士患目疾不得廷對歸或使以蒸餅炊熱薰目試之良快忽首仆觸餅著于日出睛而死

俞明時弱冠就學郡中舍于諸父家隣有美女日挑之明時佯勿喻無何夜有叩戶聲覘之卽是女也明時曰男愛行女愛節其他又何愛焉女大媿悟潛去明日卽遷舍女踰年于歸卒爲賢婦明時有聲黌宮及歲薦竟謝去督學李公特書高士旌之

余采字元亮方正學八世孫剛毅有志操不妄取人嘗與婺士同舟其人道卒采出資裝含殮歸其喪以歲貢歷教江右閩粵屢著直節

吳次仲號吳江少習舉子數奇棄去會松司理黃公翠巖督學南畿知郡中有二儒一爲朱大南其一則仲也命有司禮聘入庠仲獨固辭銳志攻古文詞爲人慷慨自喜與人交洞無涯岸交多四方賢豪絕不事干請易簪時猶呼其子曰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唐人有如此



意興語乎稍聞遂端坐以逝

嘉靖間吾鄉有雙雁宿蘆澤中虞人獲其一文學其愛而蓄之于庭其一亦飛至悲鳴徹晝夜詰晨俱死孫文簡作貞雁篇又徐文貞常畜泰和二鷄其一病不能行一鷄每護視哺翼之文貞爲作義鷄記

斡山人沈宗正每深秋設斷於水取蟹一日見二三蟹相附而起近視之一蟹八足皆脫不能行二蟹昇以過斷因歎水族之微乃有義如此遂命拆斷終身不復食

羣鶴旋飛江淮謂爲鶴井鶴飛成井必有風雨若探巢取其子則一方致旱嘉靖辛亥歲雲間大風拔木鶴巢墮地有子不損老人侯姓者取護之鶴巢成負去其後侯老得疾氣絕矣鶴銜一草如箸置其口老人復活或曰此東海祖州不死草也

沈虛明爲嬰醫之聖戒其子孫勿得習醫常言斯道至難非其人不可授也高足弟子惟萃亭王一鵬上海盧金金藝與一鵬等而命運奇蹇貧窶之家乞其藥無不立起若受人銖鑲之贈卽症候變易相反雖深知其術愛其人者莫能爲助以此窮困終身今後人猶世其業名于上海

松江府志卷之五十四

遺事下

隆慶二年盛重之母有心疾痛不可忍重之彷徨無計夢人云鷲血可療方夜半無從得鷲自念鷲者我也乃剖左臂血瀝酒進母復割肉作羹進之病尋愈

隆慶壬申壽光張公燭知華亭縣各櫃收頭餽羨金千餘循故例也公悉籍其數報于兩臺請補別稅額臺使旌之曰塵視千金今尚在公署退食堂

潘恭定公八表同年嘉興吳公默泉華亭徐文貞公年俱望八相約往賀不欲入城恭定乃即西門外建堂三楹款



之顏曰三壽

顧鴻臚從德別號方壺山人博聞多識家藏秦漢印章至二萬餘集為印藪六卷行世其以古印印成者為最今不可得摹本亦精工篆刻者猶珍之

海忠介瑞撫吳意在搏擊豪強而兵備蔡國熙承高新鄭風旨首發難于徐文貞于是刁風特熾告訐無虛日或投柳陌牒諷之海公殊自悔乃盡焚訟牒故老言此陸莊簡

光祖筆也

告狀人柳陌告為世吞血產事極惡伯葵叔亦兄弟二人倚父孤竹君歷代聲勢發掘許由墳塚被惡來告發惡又賄求嬖臣費仲得免今月日挽出惡兄柳下惠捉陌箍禁孤竹水牢絕粟日夜痛加炮烙極刑逼獻首陽山薇田二百餘畝有契無交崇侯虎証切惡武王至尊尚被叩馬羞辱何况區區螻蟻上告

相傳長泖為由拳舊地漢末淪陷每天色清明水面無風則水底磚石歷歷可見萬曆元年建青浦城父老言於知縣石公繼芳令人入水得石甚多遂以甃城

蔡侍郎汝賢為孝廉時營墓北濠葬父旁有人以積土來售畚鍤將半土中微露磚槲公惻然亟移原土封之不復取值

林太僕景暘為人敦慤有德於鄉雅負倫鑒而喜獎後進延文士與子有麟為同學每舉社必晨起滌几席設楮墨既就坐供客具必親閱凡三命題期以酉刻畢既畢則引大觥酌客款坐密語皆稱引古道往事相慰勉深夜無倦

容與其社者張宗伯鼎鄭憲副棟杜方伯喬林杜駕部士
基姜中翰雲龍錢比部大忠不得第者惟李紹文一人

萬曆中有欲設縣於金山衛者陸高士應陽建議爭之而

言者不已林太僕時在諫垣貽書當事力止之得寢

書畧曰側

聞議者欲割華亭之東南置治金山分繁殺劇去遠卽近
其言似出於便民竊嘗籌之以爲有不可者四朝廷置一
縣有一縣之費今自縣令而下丞簿尉史之屬俸薪幾何
胥隸民壯之屬糧給幾何自縣署而下佐貳首領廳解之
建置幾何學較卽仍衛舊其餘庫獄倉廩之建置幾何皆
未易一二數也其病國而不可者一國家不能別損度支
之費勢必取於小民有司不能借額惟正之供勢必出於
加派追呼百出財力交困其病民而不可者二民之所供
者自令而上廳府道院吉凶軍賓之事在縣無所不竭其
力車馬供張之具于縣無所不用其求不過此一縣之民
賴令出兩縣之費此其不可者三狙獍之徒充爲吏胥游
手之民投爲衙役百里之內爲虎狼者驟益數十輩不上

此皆食民之肉吮民之膏者也至於交代之侵漁簿書之
上下百弊叢生難以究詰此其不可者四且地方無盜賊
兵戎彼此不相顧之虞無故而設縣不過曰賦煩而難理
也愚以爲利國益民係乎令之賢否不係乎邑之大小徵
比有法則國課自清徭役克均則民困亦甦前代言吏治
未有出於增官者也惟執事斷然擯絕其議如至旣析之
後悔而思復則上下牽制聚訟倍
難故願慎之於未成地方幸甚

萬曆中唐文恪董文敏徐文定張瀛海以誠黃穀城體仁

以名宿不利塲屋入北雍得雋文恪以范太學允觀助貲

文敏則范太學爾孚穀城則許仰亭邑侯及學博鄒君當

事憐才與友朋厚誼令人慨想

李仲春參政伯春之弟副使叔春兄也兄弟仕宦仲春獨

秉家政不私產籍同居共慶卒無間言母太恭人春秋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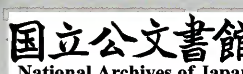
不能遠就官舍仲春曲承親志使伯季無內顧憂尤睦宗族賑助孤寡里役繁苦力請改重為輕踐更者德之郡守喻公均特表其閭曰一門孝友

諸司理純臣性孝友父歿兄弟四人同居終身不析箸顏其堂曰恒睦母患瘰癧手調湯藥兩載靡間事兄介臣如父撫二弟如子也

徐鴻洲三重有八語自識室中一日室無美姬堂無俊僕案無戲具門無雜賓一日宅取安人田取給食書取明道器取適用

顧九錫字天錫有雋才徐文貞器之納為館甥孝友廉介割產以贍伯氏有二姊孀居為授餐焉族人旅病有藏金及姻黨以回祿寄貲者九錫悉護而完之萬曆初薦授詹事府主簿

上海陸廣文明揚字伯師父為諸生常困踐更邑令敖選又益之抵語譙選選恨之父與族人楠有怨楠聞縣官不平也謀中之楠之姻曹念奪其奴妻奴忿自經死楠使念破奴額誣明揚行淫殺其夫也明揚擄掠被五毒父顧而歎曰是以我故欲先殺汝也不承死捶楚矣乃自誣服坐棄市選既入為御史明揚弟明允籲辨于臺司楠懼傳致明揚于青浦獄絕其食將殺之明允棄儒藝圃以事父母



居三日則負糗脯走百里視其兄獄中者三年屠公隆夜
行獄聞有讀書者詢知爲明揚察其寃訊得念楠合謀狀
又試明揚文援筆立就隆益竒之乃平反上府知府閻邦
寧以選在臺中格不行隆遣小吏饋食獄中以佐明揚讀
又申狀巡按御史曰隆聞宰百里者民稱之曰父母豈取
毛鷲搏噬已耶蓋需其教且養也民之貧者養之其不率
者教之教之不改而後誅之然子羔之別人也愀乎其不
忍焉伏見前上海令敖選蒞治五年麗大辟者七十餘人
令其人而無寃乎于父母訓率之道何居且安必其不濫
也請以選所決獄得覆讞御史從之獲原者甚衆明揚亦

得釋後二十年舉鄉薦爲靖江教諭修德爲善常請蠲鹽
丁贍貧竈改漕粟正土宜邑人稱之明允子起龍孫鳴珂
咸仕于世

青浦元夕舊少張燈者屠公隆作縣多惠政民頗康阜市
始有燈公乘月出遊時錢午江師周年八十四赴鄉飲入
縣信步訪之錢留小酌口占云一入花封地珠燈燦玉樓
偶逢仙令坐疑宿古揚州酒罷同行街衢良久而別
萬曆壬午秋海溢飄沒人民耆老王潭收瘞浮尸數百後
川沙城垣殘剝關門傾欹其孫中翰乾昌葺之增建石梁
以內護水關捐地濬濠以防外寇人謂能繼祖德云

張將軍翼之山行晚歸見水面有光如燐怪而令人捫諸水底乃一石也旦視之方廣二尺七寸石中一大士像宛然緇白聚觀今迎供超果寺西方殿

王留菴涑舉鄉薦日不問生產不飾車騎人以真孝廉稱之後知中牟縣值歲荒徒步阡陌間招集流亡掩骼賑飢甚有惠澤

華亭奚夢芝字一欽母病蚤夜籲天復收瘞遺齒爲母祈福母夢神人鍼兩頤及膝病尋瘥叔貧乏嗣養之迨卒稱貸治喪適倭寇臨城間關扶柩厝之姊密以筐篚寄芝暴卒籍而歸其子萬曆初以貢司訓金壇遷曹縣教諭

徐澤夫元普文貞公孫博學工古文詞與方學憲應選輩唱和有聲四十而天士林惜之

施湧川一化以郡庠生入太學性孝友撫二弟如子以已產均析之歲凶出粟賑飢更割田助役詳見唐文恪誌中子于蕃字价夫事繼母以孝聞萬曆癸巳膺貢授溧陽訓導丁艱哀毀遂以不祿諸士立碑以識其德

黃文徵金粟萬曆己亥授善化知縣甫及朞因礦使橫稅遽乞致仕歸年八十有六清淨澹泊六十年如一日家徒壁立撫按歲致廩粟其卒也縉紳爲之助葬先輩之以苦節著者

徐敷訓字欽甫侍御宗魯第四子事母張孺人至孝其旨盡力疾則躬自扶掖食不下咽衣不解帶者浹月常中夜拜斗乞延母齡居喪哀慟絕而復甦邑侯俞公思冲旌以孝行所著有白厓稿

奚貢士振族字玄超少有介性雖大匱絕不向人乞憐雅好南華杜律出入必以自隨所輯有子史儲餘藝苑說錦笑談雜錄春秋類鈔

秦瀏陽國士端恪自持砥行不苟從父鳳樓公無子謀之國士國士以食貧自矢堅謝之後鳳樓卒族人爭訟嗣子以田宅立券授國士笑而却之其蒼頭孳貲來歸者悉弗

納後爲武進教諭遷知瀏陽民風爲之肅清云

丁道亨奇逢知賓州有鬼童以厭勝法咒人家立禍吳孝廉以爭地中仇家不期年而罹七喪丁捕鬼童鞫之搜獲祕書及吳氏墓厭勝桃棊于是妖術屏息

郝履臣伯純登萬曆己卯鄉薦好古嗜學事親至孝妻死終身不更娶與人交真慤而有禮喜獎與後進然自處介潔不輕以一刺先人既歿陸文定爲歛歛竟日曰此真孝廉也

萬曆丙戌唐文恪公大魁天下而青浦顧振宇鳳翔登武進士榜第一有司欲建文武狀元坊文恪公辭之是歲杜

孺懷時騰以石埭掌教與子宗彝孫士全同祇禮闈

萬曆丁亥四月南禪寺僧忽夢寺中伽藍神曰某月某日雷擊死繼松可命之出僧大異之至日市饀餌令繼松往鄉探親不言其故明日繼松復來主僧歷扣其所見云至途中雷雨大作避入小廟適見蟻千萬沿途將糕飼之雷亦收聲餘無所見主僧驚喜以所夢告之繼松從此懺悔長齋以壽終

上海八團民蔡蘭者見隣人王才家頗裕值萬曆戊子歲荒民聚劫蘭以飛語懾才寇且至王懼私贈以金翼日蘭仍聚衆劫王後蘭忽暴疾死見夢于妻曰我負王司命已

罰爲犬生其家妻偵之果然王知爲蘭也以蔡蘭呼之犬輒應

萬曆戊子朝廷因直浙水災出內帑十萬太僕寺馬價二十萬遣給事中楊文舉賑濟時餓殍盈路而文舉乘樓船擁優伶所至張樂宴飲在松經旬第遍游九峰間貧民無一被澤者郡縣則哀所賚金餽之名曰羨餘民大失望後言官論劾降邊方雜職

萬曆己丑六月華亭治北賣麪閔姓家驢生一卵大如毬堅如石甲辰九月金山衛馬生二卵大於鷲子牢不可破馬卒力破其一五色鮮文泰昌改元九月上海杜氏有馬

孕而病及產一胞馬自以足破之得石子十餘枚大者稍類雞卵而匾色蒼潤如玉小者差大于菽耳按輟耕錄此名鮮荅蒙古人所雨用之順治三年南橋有馬亦生卵數枚近猶有藏之者

萬曆丙申十二月二十三日泖埭潮音閣大士忽現白毫光如足練長百千尺是日風從東北來幢幡反飄東北萬曆丁酉上海徐文定領解順天青浦呂克孝領解南畿甲辰進士入翰林者文定與張侗初鼎姚岱芝士慎共三人皆盛事也

徐文貞公年二十一嘉靖癸未探花及第壽八十一及見後癸未進士陸文定公嘉靖辛丑會元壽九十七及見後辛丑進士姚方伯永濟萬曆戊戌登第壽九十八亦及見順治戊戌進士

萬曆庚子新孝廉謁郡侯公服皆用花緞徐厚源禎稷獨衣舊青袍許公維新特與揖曰君真世家子也又有謁縣公者風揭紅衣鮮麗熊公劒化一見卽出或訝之曰適賓館中有婦人不便周旋耳

許公在郡日張堰吳氏以繼嗣爭訟兩造時出一遠譜言吳自太伯始封至今其正嫡應繼云云公判其牘曰太伯潛逃啓大吳余從牒譜羨雄圖子孫在遠猶爭繼讓國當

年事有無遂各媿服求罷

許公常坐早衙見興聖院浮圖上有人盤旋使隸攝至具言爲寺中磨治塼頂公熟視良久問其姓名居址命里鄰具收管狀存案以其人矯捷不架木而升也其防微周密類此

治河莫難于運土許公濬河時造舟募工擇無業荒灘棄之每舟給與印票書所載土及傭值之數運畢驗票給值故河旁無留土久而通利其灘積高遂以葬無王之喪超果寺兩廊旅櫬累百一日盡空父老至今能言之

日月河在縣治普照寺南先是有謠曰日月河通出狀元

及許公濬河盡復舊跡辛丑張宮諭以誠登大魁相傳錢鶴灘亦以此河通時及第

施叔顯大諫幼穎悟十歲能屬文二十鄉薦不數年遂閉戶註老莊寒暑不輟父沒三年不御內子紹莘字子野工爲詞曲有花影集

顧成憲字幼章文譽籍甚執經者雲集常著藝林剩語十二卷邑侯顏洪範輯縣志成憲實佐之蓋留心史學者萬曆甲辰以貢授應天訓導

布衣張朗性孤介不樂與俗伍家貧以醫自給常棲息僧寮閉門讀書傲然自得能詩善行楷書自成一家癖好蛩

吟自名其館爲鳴秋有蟋蟀詩百首卒葬東佘山章台鼎封其壙而樹之碣周紹節題曰貞隱張希周先生墓

鄭鴻修棟爲紹興知府海濤漂溺民居躬治堤防悉以羨餘贖鍰及僚屬捐俸爲之用鐵千斤木石各二十萬工用三年而竣民不告勞至今稱爲鄭公塘後以不阿上官罷歸

小蒸西市惠安橋圯萬曆乙巳里人俞姓爲首募造金尚源同竣其事先是有支流名曹墳港行船者聞水中沸鳴跡之見水清徹底下有石街約里許其石瑩潔若欲浮出者乃具羊豕酌告命工取之其水忽涸石皆長六尺餘廣

半之共得二十四其大者見一天字遂用覆橋面因名朝天自後街影迷失水亦濁不復沸鳴矣說者謂由拳縣故物也

萬曆乙巳府城有劫盜先數日有人載稻草灰堆積東城下高卑大小不一是夕羣盜自城飛墮灰上安然而去

萬曆丁未四月龍蟠禮埕滙浮圖上雲霧四合但見其尾食頂乃去埕頂回闌俱有龍爪蹟

嘉靖至萬曆中歷宦吾郡長于詞翰者郡守則熊軫峰字劉沂東存德喻楓谷均許繩齋維新莊赤雉毓慶郡丞則靳兩城學顏馮少洲惟訥司理則黃翠巖洪毘吳悟齋時

來陳楚石懋觀范岫雲守己邑令則華亭楊臚山瑞雲熊際華劍化上海鄭思齋雒書青浦屠赤水隆王遂東思任郡博則程南樓鄴邑博則華亭陳貞亭師上海徐倣弦常吉而擅臨池者熊劉喻許楊王程及賈春容待問萬曆間郡中藏書之富者王洪洲圻施石屏大經宋幼清懋澄俞仲濟汝楫四先生家為最幼靖先生尤多祕本及名人手鈔舊榻碑刻石屏先生歿後子沛然復購益之其書目四册高五寸許石屏有收藏印章曰施氏獲閣藏書古人以借鬻為不孝手澤猶存子孫其永寶之沛然置書亦以此印于卷首今散佚盡矣

杜笈城先生士基博雅嗜古善楷書常手鈔二十一史全本精好絕倫雖隆冬盛暑每日必寫一二版未嘗暫輟前輩勤而有恒如此

張見峰先生德璨善青烏術自擇葬地于鳳皇山未幾有蛟起即所定穴也時王達宇先生善繼亦精于相地

宋方林先生堯俞墓江右劉小僊所擇王達宇先生參定之用丁巳丁亥分金時幼清先生艱于舉子小僊曰生子在巳年以亥年貴後果丁巳生子猶疑鄉會試無亥年及順治丁亥開科仲子徵輿登第其言果驗

張所茲思敬娶許氏女外舅歿分授百金思敬曰此許氏



物也立命還之從父給諫承憲有門生典試密寄關節一紙給諫子幼召思敬授之謝曰以此而得何面目列縉紳間竟不受後以貢司訓陽信委署邑篆以清節稱

黃孟威廷鳳爲大理同知定雲龍州之亂改世官爲銓授鹽井課不登臺使知其能特以委之爲削耗羨浮額三月而辦歲課什六會中州王彭伯掌銓欲覈實績以洗宿習得超擢武定知府其在江右有學博羅君盧君及贛守陸君之喪在滇中有睢寧仝別駕卒官爲捐俸歸其櫬少從戴初菴夏躍淵授經歿弗克葬悉營辦之皆今人所難李太僕凌雲爲御史日過滄州州守裁其夫馬公不爲忤

後巡按福建而州守爲汀州同知自以前嫌必當被譴及公行部至旅見畢復召入謂曰屬吏皆先容競進獨君無有已登啓事幸自勉勵竟自薦之

謝自孫字正甫少有才名爲董文敏高弟顧涇陽先生常延之家塾以貢授袁州通判嘗攝諸巖邑以廉能稱後遷知涇州嶽嶽與制府抗量移楚中念母老遂致仕歸事母至孝年已踰杖嘗左右扶掖起居飲食必躬親之尤留意里中賦稅深以每歲會計不定爲民病著早給由單議每遇上臺輒侃侃陳說無所忌諱

葉蕃春副憲有聲之父嘗宿海上邸舍主人出追逸僕獨

松江府志 卷之五十一
十三
少婦在日且暮矣蕃春渡浦避之時甚風疾雨足繭血濡
無所顧又有妾媵與嫡忤眩篋迷失道夜匿蕃春園中密
召其夫與俱歸曰母筆楚更聞諸人以垢汝其質行修篋
真有古儒之風

郡庠生丁文顯邁疾一日語家人曰我前生袁州貳守郡
守與通判有隙中傷之我本知其枉不與辨釋以此通判
怨忿暴卒訟之冥司今郡守已逮俟我証明緣城隍神存
檄候臘月廿四日結斷至廿三日云郡倅已在門遂卒

趙文敏常寓金澤寺萬曆中修寺于藻井間得其所書梵
典甚多又有葉姓者居寺側偶見羅漢背有一孔探之得
金字金剛經一卷識者曰此子昂真蹟也以二十金買之
葉乃悉破羅漢背取經忽暴卒

朱司業大韶家多古玩有玉盃價不貲卒無子以弟大英
子爲嗣婦家平湖陸氏也利其財誣搆大英于獄禍且巨
測大英出寶玉爲請訟稍解竟擬戍後大英子本洽成萬
曆癸丑進士官刑部郎上疏白寃得贈官如例適陸氏子
爲少年所誘繫松郡獄其叔詹簿過郡通姻好因歸璧并
以千金進本洽哭奠家廟擲破其盃以其金置田贍學官
時論多之

陳守真年七十有五猶童身也事母孝歲種木棉半畝所

獲恒倍藉以養母當鋤種高擊木魚祝諸蟲遠徙後守眞坐化百千人送之用釋氏法茶毘竟猶端坐火中觀者驚異其里同時有張姓者萬曆甲寅年百有三歲矣每見守眞以兒輩呼之

殷錦華亭新塘人貧農好施六十抱疴命次子性德披緇代進諸名山香數年始歸錦喜曰我願畢矣遂沐浴焚香端坐口吟曰世味已知雞肋淡人生何用馬蹄忙又說偈而逝時年七十有五

萬曆間西郊修船浜上有捕魚者夜聞鬼云我受苦一年求得代者然此婦懷妊不忍言其二命也旦日一婦失足下水卽起無恙果有姓七月矣至次年又聞鬼言今代我者又有細布重役死則一家星散吾寧再俟一年旦日有人從橋端墮下亦不死是夕鬼向捕魚者索飯云我有二念諸神爲奏上帝帝命將下不復在此方索食捕魚者許之明夕鬼又來別云我已作泖橋司土地矣

萬曆己酉有奸人請覈絕田可得十萬貲以佐地方緩急知府張九德檄三縣清勘雖券契灼然者告誥蜂起人情洶洶至欲剗刃倡議之人而轉展枝蔓猶未止也時山陰王思任爲青浦令詣府昌言曰凡絕戶之田旣經趙錢孫李又過高曾祖考豈復有絕田可問哉張公悟而遽止民

情始安

景泰中周斷事泰年九十九萬曆中韓教授士元年九十
七皆明經也青村高橋人張爲禮年百有三歲以三月十
八生亦以是日歿又有王道人常在華亭五里塘廟往來
正德十三年生泰昌元年卒亦一百有三歲
華亭黃鑰字慎之嘉靖己酉重九日生少有全真道人謂
曰汝壽九十八末年一年作兩年曆日看至萬曆庚申八
月以後爲泰昌其言果驗明年卒
中翰陳獻之有僕李觀素敬慎主或垂橐輒出已貲佐之
萬曆庚申秋獻之病劇觀衣不解帶及漸危篤乃剜胸間

肉投劑中進之獻之頓覺神爽數日而愈或嗟異之曰主
僕恩猶父子分內事也

天啓癸亥四月八日華亭郭侯如闈試儒童于巡撫行臺
爭相凌擠童生錢映錫許弘緒王台叙趙文孫陳天錫秦
育孺顧問葉有燦陳啓光王廷柱吳永昌王琳楊匡國凡
十三人皆蹈藉而死邑侯恹悼爲文泣奠于院門張郡侯
宗衡復爲賻卹發帑召僧資薦郡中士大夫各爲文致祭
弔輓成帙曰惜士錄

張建寧元玘產不踰中人好行其德徐方伯汝翼歿後家
貧弗能葬公爲舉其三世十喪少從徐文定及張方伯所

望學兩公著述多屬纂訂晚年頗作畫殊有逸致
 萃亭徐炯侗儻好施振人之急惟力是視貸責不能償者
 多出券還之家居南橋常以事至郡所過津梁十二皆圯
 毀不治嘆曰風雨冰雪中病涉者多矣遂捐貲悉創石梁
 里人至今賴之晚好天竺之學年八十六無疾而終
 徐銘恒字聖初鴻洲先生孫也崇禎庚午春二月三日病
 亟見一人持牒招之出至河濱偕行者甚衆其人出牒云
 不能陸行者註明入船徐即自註病損無力遂從舟行得
 見全牒首行殊字曰公勾事共八百三十人本郡有八十
 七人中又分應死平人七十九名徐在第十六有罪犯人

人名其貴人爲首俱有印加其上少頃至一公署署極圯
 毀而虛無人所稱罪犯悉械而閉之餘則任其自便呼士
 人爲聖門子弟即冥使不呵叱也既又見一老人謂曰汝
 家上牒岳府已准行速歸祈之西座第八神此善神也或
 可生耳老人自云姓蔣行二今爲此中土神感而曾祖讓
 居之德故相周旋遂蘇則初五日矣其家果陳牒岳詞而
 不知讓居事詢之鄉老始知實有是事果蔣姓也時徐之
 舅唐孟祁來視疾徐謂曰舅家玉汝名在勾中今以陰德
 延筭矣又有一至戚不能越五日問其名不肯對至四日
 而其壻高某計至某貴人亦亡又言其生時有小善三端



已不復憶岳府亦錄入牒中為之申請冥中善惡纖悉載記如此至十日謂父母曰冥中欲取為曹掾其職頗不惡岳府已作牒付之日中當去矣至午而歿唐玉汝名鉉時入閩中有屬以薦名入泮者而其人已見錄唐歸遂以所贈還之計其還金之日正徐在冥中時也

崇禎乙亥好事者倡議擴城方知府岳貢銳於有為欣然從之遂命衙官破土民皆以為不便無敢言者錢機山龍錫貽書止之議者愠甚然不能難事乃已

書畧曰敝郡昔經倭亂關廂被禍最慘而城中無恙一時為桑土計者遂有擴城之議蓋亦觀其利未計其害也今執事斷然舉行使經始不難觀成亦易誰敢輕持異同哉乃勢非不得已而事則未可以成其一先論形勢音人建治酌風氣之中衡潮汐之勢三

百年來生聚教訓遂為望府今徒欲侈大之而已於望景觀卜之義誠無所取借曰為扞圉計則城小易守尤有前徵未可漫然也形勢既審乃論工作如北土平原曠野水絕湍流居無鱗次復隍之士隨基培築外加包砌即是堅城所費猶省敝郡自西關至倉城南北湍流凡十餘道甃宇連接冢墓相錯堙深就高談何容易設不毀屋必當廢田壤土膏腴各有主戶目前之值誰償日後之糧安出此皆不可不慮也工作既鉅則當論財用矣連年災沴惟正尚不能供今所陳取財之方類多紙上空言稍有程額者惟納贖一欵然敝郡賦役煩重三倍曩時破家離井往往而是五年編審縣官焦心苦思僅得充額今納銀築城勢必再審再審之戶非從天降總是舊人即此一端病民已極財用之絀斷可知矣假令財用誠贍也又必論管理海塘止數百丈耳執事精心慎擇得吳繩如而任之繩如重既不肩任其累仍必及於大戶即持議者之心亦知必及於大戶也夫此大戶非即納贖承充子遺之大戶乎哉典無故之役以竭其膏髓大戶既窮小民立稿國不可為矣且城內城外之移置相度有權典舖字號之捐輸分派無定將來之費不必盡在於官也力供則不勝困令阻而刑

罰隨之不更多事乎且市井商賈托業不同水次貿遷城外為便使西城果築又當移居以就之蘇郡自吳閶至楓橋列市二十里未聞別議興築何獨敝郡偏於民窮財盡之時倡此勞人動眾之說如民居必在城內則自東關至華陽橋闔闐亦四五里南北兩關亦復櫛比又何獨惜于此而忍於彼乎惟執事酌利害之輕重念此民勞特行停止如曰大事非計日可辦姑試嘗之以示有為而已非敝郡所仰望也

陳烈婦蘇州吳江士人張士柏妻也士柏死氏年二十有三矢志自守里豪徐洪覘知氏有容色賄士柏兄有筠謀納為妾與俞媪設計劫致之家氏守死不可犯洪怒以予其奴疥而禿者使逼之氏求死益力其中表徐道隆聞變告其父陳翁乃得歸訟于縣縣令章日烝納洪賂枉其詞氏引刀自刺日烝使隸批頰笞指下之獄會推官劉鳴謙

行縣得出時巡按路公振飛行部松江乃與父奔控既投牒即引刀自刎血殷然灑地遂絕振飛大驚悼出俸金厚歛之時崇禎丙子四月二日也殯于東禪寺郡人士皆具椒醕為詩文奠之董文敏題其旌曰女中荆叢路公捕洪置于法尋上其事建坊旌之日烝斥去未幾死諸與洪同謀者相繼有鬼誅沈因仲正宗記其事

吳中秀字端所工岐黃之學高仲陽二年不寐諸醫以為虛中秀按其脉皆洪曰此膈上頑痰也以瓜蒂散吐之而愈李某素無疾偶過中秀家為診視之遽問君有子乎對曰有子十歲中秀曰幸矣君明年某時當患瘍非湯石所



松江府志 卷之五十四
療至期果驗其名與秦昌遇景明相伯仲六十年間所全活人不可勝紀少有至性侍母疾衣不解帶躬親浣濯其兄常從索十金中秀檢橐中得數十金盡與之其子女六人悉爲之婚嫁有姊年八十中秀亦篤老矣猶謹視起居故世尤多其孝友生平好聚書有數萬卷構天香閣藏之董文敏陳徵君時過從焉有子懋謙能讀父遺書中秀所著有醫林統宗傷寒備覽云

華亭沈鴻性至孝其父雲泉朴誠好善里中推爲長者崇禎初常邁危疾鴻徧求醫藥弗效乃割肱肉作羹以進父遂霍然而起更享遐齡時人以爲誠感聞之郡縣上其事

於憲司皆旌異焉鴻母吳氏亦登上壽家雖寒素甘旨之奉必竭心力又預卜吉壤于西余山父母旣歿喪祭盡禮其于宗黨友朋皆篤氣誼後屢以善行被旌

荒年減價糶米其名甚美然在官有穀則可若以此禁民則人人閉糴求減而反增苟苛求積粟之家則奸民生心貽地方之禍矣崇禎辛巳四五月亢旱米驟至叁兩一石其孝廉議抑米價方公岳貢以爲然六月朔聚議于城隍廟方公欲減至貳兩時人情洶洶莫敢可否姜中翰雲龍曰日者始議減價市肆無從轉買小民雖持貴值無從得米今過抑之恐有米之家愈不肯售請姑減五錢方公不

卷之五十四
三
荅竟出還府于是游手數千羣往毀姜之室劫其貲方公
素威嚴聞變而至民亦不復畏會姜又出愬言衙役亦掠
取方公遽還府尋遣練兵楊某出擒搶奪者衆共毆殺之
乃集隸卒民壯分護獄囚倉庫俱罷午衙不視事薄暮姜
氏之貲既盡厭所欲而歸者過半華亭知縣李茹春從數
十人佩刀而出步行諭之示若驅逐者始盡散去明日知
縣復出西門封民間倉廩游猾復羣隨之又掠取民家陸
姓米奸民至肆中輒曰官已減價爾何不賤賣遂皆罷市
蝸沸者數日幸而漸息後訪首惡三四人撫軍檄令梟斬
皆就獄中殺之不顯棄于市

輸納白銀例有火耗每銀一兩止加六釐七毫以供印串
及比簿燈燭諸費自萬曆至崇禎初未嘗絲毫增益也華
亭自羅公明祖去後日漸以多上青之弊亦在此時蓋四
方多事始有差官承舍守催經管吏胥不能無費勢必三
四倍取償于民矣其後府中取法馬較定重鑄遂以藉口
每兩頓增三分則自壬午年始

松俗頗尚淫祀信師巫城市鄉鎮多迎神祈賽盛飾彩亭
儀從沿門擲派因而射利男女輒集遠近若狂舟車飲食
又糜費亡算崇禎庚辰葑澳塘楊某以病禱里中神廟入
寢祠偶言神尚闕配巫遂以迎娶謀于楊楊許之乃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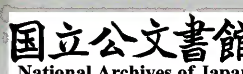
神托夢擇婚屬意某氏鄉愚惑畏以楊爲主媒具六禮整
花輿將送女嫁神好事者飛舸四集列火炮駕矛戟以數
百艘郡守方公岳貢正首事者以法乃止又當春月徧處
架木爲臺演劇名曰神戲此二事方公在任悉嚴禁之固
善政也

府城隍廟向極嚴肅崇禎末年忽于二門起樓北向演劇
賽神小民聚觀南向而坐殿庭皆滿譁吹嬉笑自是頗生
慢心竇神非禮惜當時不禁之于始也

海上故俗多倚巨室聲勢因委身爲僮僕歲有進奉崇禎
癸未甲申間有唐觀者首發難抗其主橫行鄉曲知府

公亨密擒斬之未幾復有李觀者以索身券爲名乘機鼓
衆燒廬舍劫貲財數日間騷動鄰邑王中翰逢年家被焚
掠殺鄉民陳汝賚等陳公方擣兵備事選水陸營將統兵
捕之獲李長及其黨錢四顧潤金刀等悉斬之亂民乃戢
復奉質于故主

謚以尊名始于周世然惟大夫以上有之故位不副德者
又有私謚郡中先哲在元有貞素先生曹知白正節先生
衛富益尚綱先生衛德嘉明有苦節先生沈易文懿先生
殷奎季康先生何震貞季先生張璠貞靜先生李年安季
先生姜大順苦季先生馮海貞憲先生徐獻忠貞靖先生



周思兼孝廉先生姚昭端懿先生俞汝楫員簡先生王嗣
響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跋

雲間僻在海隅家絃歌而人詩禮久爲
文獻之地

郡侯襄平郭公蒞治以來政平化洽諸
廢具興獨念志乘散軼歷三十餘年未
有繼而纂之者顧建鼎言曰若司教事
今儒廟聿新宮懸畢秩士亦既知所敦
飭矣至郡乘一書關於彰往示來者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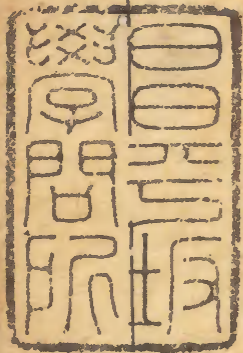
輕當此百務維新之候博蒐紀載用昭
鉅典非若其誰任焉建鼎謝不敏然又
弗敢辭于是請教于郡之大人先生及
士之博雅者分類而編討之經年乃告
成焉因是而知疾之用思深而加惠遠
也古之善治者出守劇郡凡方域土田
兵賦文物以至風俗盛衰之故莫不洞
然于胸中然後措之政治者克以因時
而通變其詳則悉載于志書以故愈知
作志之未可苟也始之患其不備繼之
患其不確終之患其不嚴備則無或遺
也確則無或誣也嚴則無或濫也集一
郡之賢士大夫秉心無頗以著治跡會
歸之洪業豈徒侈繁縟矜汗漫云爾故
遐綜博括削蕪歸簡其有關於

國計民生者尤務闡述而詳明之或以資

蒞土者之見聞或以佐觀風者之採奏
體裁咸備鑑戒爛然卽侯之循良偉績
未易殫陳乎斯亦可謂識其大端者也
先是祖侯在郡有麗護之築四方觀瞻
者咸稱其壯麗足以表東海矧茲百世
遺規刊諸譜冊依事攷彙列如指紋揆
攬斯書不履四境而坐照民隱不勞疇
咨而周知羣務寧僅僅擬于壯麗瞻觀

而已哉侯之造于斯邦自與彤管珉版
共厥不朽矣建鼎旣經營于始又幸樂
觀其成洵斯文之厚幸也謹載拜颺言
而跋之如此

康熙二十一年歲在癸卯陽月朔日松江府儒
學教授汝陰周建鼎謹



文政庚寅

學於外必創問也

則其一半蓋五矣收則日勝日盛其教
而更之破也

購其效成漢文之學幸也
共測不殊矣
而日若其之益于漢

